



一、童工篇

日本「桥田寿贺子」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阿辛

阿 辛

(一) 童 工 篇

〔日本〕桥田寿贺子 著

于 雷 孟宪人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阿 幸

A xin

(一) 童工篇

〔日本〕桥田寿贺子著

于雷 孟宪人 李乔 孙晓伯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364,000 开本: 787×1092 $\frac{1}{2}$ 印张: 15 $\frac{1}{2}$ 插页: 2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500

责任编辑: 冯耀明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勤学

统一书号: 10158·837

定价: 2.8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日本近年来声誉最高的电视连续剧《阿辛》的第一部。书中描写了八十三岁高龄的阿辛，已经成为拥有十七处超级商场的富豪，却在她新张志喜之日逃走，沿着故乡的最上川回顾平生，画面由此一幅幅地展开。

故事朴实、生动地反映了日本一个普通妇女善良、坚强的一生，并透过她的生平，真实地反映了日本明治以来的社会面貌。

本书作者桥田寿贺子，女，1929年生于京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艺术系毕业，是电影、电视剧作家。代表作有《女太閤记》、《夫妻》、《只有明天》等。

主要人物表

阿 辛	田仓超级商场副经理
田仓仁	阿辛之次子
道 子	仁妻
阿 祢	阿辛之女
辰 则	阿祢之夫
希 望	阿辛之养子
阿 圭	希望之子
作 造	阿辛之父
阿 藤	阿辛之母
阿仲婆	阿辛之祖母
阿 春	阿辛之姊
松大伯	山中烧炭人
俊 作	山中猎人 (逃兵)
加 代	商店小姐，幼时阿辛 照看的对象
浩 太	加代的情人
清太郎	加贺屋主人
美 乃	清太郎之妻
国夫人	清太郎之母

写给《阿辛》中文版

桥田寿贺子

那是五年前，总觉得这趋于富庶的日本有点蹊跷，有些地方搞错了。当我构思《阿辛》有了眉目时，某杂志举办了明治生人《前半生记》的征文。由于这一代人已经习惯于沉默，因而，我对这次征文并没抱多大的奢望。

然而，惊人的是，但见纸盒箱里《前半生记》的稿件堆积如山，令人欣喜：对明治年生人的思念竟然如此炽烈，我完全被征服了。投函者中，有的视力不好，有的为了糊口而出外做工，还有被卖为妓女的，都用拙的笔迹，痛诉前半生。一封封，无不是催人泪下的书信。

愿将了解明治生人的最后一代的无名者们的心声集中概括，写成作品。不，是从内心里涌起一种义务感，必须把这一切写出来留给后人。

创作经过便是这样。因此，《阿辛》并没有特定的模特。阿辛，象征着明治出生的许多人的生活面貌。

确定阿辛生于明治三十四年，作者是有深刻理由的。

昭和十八年^①秋，当时我是女子大学的学生。在神宫外苑冒雨举行的学生出征告别会上，欢送那些学伴赴沙场

^① 1943年。

的年轻人，当时我也是欢送者之一。

后来，我丈夫的父亲，也在败战前一年的阿波丸事件中阵亡，夫人成了寡妇。丈夫的那位含辛茹苦的母亲，就是我的婆母，就是出生于明治三十四年。^①

我将明治三十四年出生的裕仁天皇和阿辛所代表的庶民描写成对立面，并且写出他们在贫困与战乱下，人生路程如何失常，陷于不幸。

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次日中电视片汇演，在北京、上海、沈阳召开，《阿辛》《童工篇》的一部分上映，听说得到以中国广播事业有关人员为首的深刻的同情。

现又获悉，已将《阿辛》的电视剧剧本译成了中文，将供广大读者欣赏，作为作者，实属欣慰至甚，对于译者的辛劳，深表谢意。

敬祝中国人民身体健康，并且希望能将对《阿辛》广播的感想与剧本的读后感也告诉我。

人类社会有过去，有今天，也有未来。

阿辛的辛这个音，是真、信、心、身，也是新、进、辛、神。

（于雷译）

1984. 9

① 明治三十四年，便是西历一九〇一年，就是说，阿辛是本世纪之年迈出人生第一步的。

本世纪充满了战争引起的不幸，战争造成的疯狂；日本大力参与这场战争，并且首先是由于战争，人民大众深受涂炭，这一切，不能忘记。本书大大小小的爱情故事散见于各处。但请切记，那是在无数悲惨纪录的基础上组成的呵！

阿辛，又是一名无名的历史见证人。

1

志摩半岛

画外音——昭和五十八年^①，春意尚浅的时节。志摩半岛某小镇的田仓家，祖母阿辛突然出走了。阿辛已是八十三岁高龄。她的次子田仓仁，已经在周边各镇经营了十六处大型超级商场，今日又欣逢第十七个商场开业的良辰。田仓家能有今日的生意兴隆，完全是阿辛惨淡经营的结果。可就是这位阿辛，偏偏在象征着田仓家宏图大展的第十七个商场开业的一天，竟然孤身出走，这是全家人都不敢相信的事。当然，没有一个人猜得出她出走的原因何在。

田仓家（早晨）

〔室内的壁龛装点着喜日的彩饰，神龛里点亮了长命灯，烛火辉煌。正门处一派喜气。家属和佣人们身着礼服，进进出出，慌成一团。〕

同前·寝室

〔阿辛的门婿辰则（54岁）正在挂电话。〕

辰 则：（对着话筒）对不起，大清早就惊动您……不，只不过有件事叫人放心不下，才向您打听……您尽管

① 昭和五十八年，即一九八三年。

放心，打扰啦……

〔辰则放下话筒。田仓仁（54岁）叉开双腿站在客厅，看了辰则一眼，对辰则默默地摇头示意。辰则又拨起呼号盘。不消说，不论是田仓仁还是辰则，都身穿礼服，仪表堂堂。〕

田仓仁：（烦躁地看表）不快些动身，可就来不及啦。

辰 则：通知他们，典礼就推迟一个小时吧？

田仓仁：不只是自家人，还请来了好多的宾客哪，连市长也光临了，田仓家能做出那种丢脸的事吗？

辰 则：不过，岳母若不到场……

田仓仁：这是老太太的脾气。时间一到，她就会突然出现的。她就是这么个人。大家不要过分地大惊小怪，还不能肯定老太太确实是离家出走了嘛……首先，她有什么原因非得离开家不可呢？

辰 则：对于此次开业，岳母可是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呀……

田仓仁：无聊！把田仓商号发展到如今盛况的，正是老太太。如今她却又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老太太毕竟是上了年纪……

辰 则：那么……岳母果然有她反对的理由吗？

田仓仁：（哭丧着脸）

辰 则：弄清这一点，她出走的原因也就……

田仓仁：鸡毛蒜皮，不值一提。

〔辰则不再多嘴。不悦的田仓仁陷于焦躁不安。〕

同前·阿辛的房间

〔阿辛的女儿阿祯（52岁），身穿礼服，正在查看阿辛的衣柜。田仓仁之妻道子哭哭啼啼地一旁瞧着。〕

道 子：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

〔阿祯无言地东翻西找。〕

道 子：我一向尽可能不到婆婆的房间来……从来也没往衣柜里看过一眼。她究竟拿走了些什么，我压根儿就……这紧急时刻，若不是阿祯……

阿 祯：……

道 子：当媳妇的，可真难哪！

阿 祯：（沮丧地）妈妈到底还是有计划出走的呀！

道 子：（凝视着阿祯）

阿 祯：妈妈心爱的衣服短了五件，腰带两条……贴身衣服也拿走不少，原来这儿是塞得满满的……而且，我去巴黎给妈妈买的手提包也不见了。

道 子：可是，为什么……

阿 祯：可怜的妈妈……她不喜欢叨叨咕咕的，所以，什么也没说，一切都闷在心里。哪怕对我流露一句半句……

〔阿祯控制住眼泪。〕

〔道子气得噘嘴。门口站着一个人，他是八代圭（20岁）。〕

阿 祯：什么事？阿圭！

阿 圭：有电话来，说奶奶失踪了……爸爸也很担心……

道 子：希望也来了吗？

〔说着，连忙站起，走了出去。〕

阿 圭：（对阿祯）没留下一封信？或是……

阿 祯：（点头，低声道）你道子大妈就是那么个人。反正她以为娘家对田仓家补贴了不少的金钱，就装腔做势地摆架子。即使你奶奶，一转念儿媳妇的娘家帮过大忙，有话也只好往肚里咽。仁哥在老婆面前又百依百顺……你奶奶终于忍无可忍……

阿 圭：……

阿 祯：哎，阿圭！你没听奶奶讲过些什么吗？

阿 圭：……？

阿 祯：奶奶对你，可比对任何人都更疼爱呀……

阿 圭：我没听她说过什么。

阿 祯：说不定她会对你爸爸说过的。你奶奶对我们这些亲生儿女，可远不如对你爸爸那么信任呢。

〔说着，她匆匆地走出。阿圭呆呆地站立，注视着阿辛的房间。〕

田仓家的寝室

〔希望（53岁）坐在田仓仁、辰则、阿祯、道子的面前。〕

希 望：是呀，那么，到底是……

田仓仁：只因衣服和提包不见，未必就能断定她是出走！

道 子：是呀！说不定到近处旅游去了呢。

辰 则：那，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日子……

阿 祯：（对辰则）因此，才叫人放心不下嘛。（对希望）希望，你心里有数吗？妈妈对你可是无话不说呀！

希 望：没听说——究竟什么事逼得她非走不可。我由于违背了母亲的心意，烧起了瓷器；关于经商的事又一窍不通，所以，不配陪着妈妈谈心。我想，老人家一定是在事业上有什么……

田仓仁：营业方面嘛，一帆风顺，没有什么叫妈妈不称心的事。

希 望：……

田仓仁：（对道子）是不是你说过什么，惹妈妈生气啦？

道 子：又把我当成了奸细？

田仓仁：不是经常对你说吗，你那样，顶容易伤妈妈的心。

道 子：笑话！我对婆婆尽量地陪着小心，不论她怎样蛮不讲理，我都一再地迁就，提心吊胆地侍候她老人

家。我这样尽心，反倒……（说着，哭了起来。）

阿 祯：道子！

道 子：动不动就怪我！婆婆是个能容我说话的人吗？她打心眼里看不起我。一辈子想怎么就怎么，是个多么难侍候的主！这一点，你最清楚吧？反倒是我最可怜哟，真想离开这个家……

〔仁、祯、辰无不愕然。〕

道 子：不单是我。你呢？任凭你“妈呀”“妈呀”挂在嘴上，恭而敬之，可你在婆婆的眼里，还不是个不肖之子！希望弟弟并不是她的亲骨肉，可是她拿希望，难道不是象亲生一般地疼爱吗？这就是证据。

〔田仓仁忽地愠色渐浓。〕

阿 祯：（慌忙对道子）现在可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道 子：不，叫我说下去！假如婆婆眼里还有田仓仁，那么，田仓仁不顾一切创办了这处新店，今天就要开业，她总不至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坚决反对吧？何况好不容易张罗到这种份儿上，就在今天新店开业的大喜日子，她好象故意要扫大家的兴，来了个不辞而别，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吗？难道这也是心疼儿子的应有表现？

田仓仁：道子！

道 子：好哇！要走，随她好了。这一来，倒也落得个心净！

〔田仓仁蓦地殴打道子。希望大惊，制止田仓仁。〕

道 子：打吧！随便你打好了。可我不能原谅婆婆……假如这个商场不能万事亨通，你一向的操劳也就化为泡影啦。不仅这样，就连阿祯夫妻、阿刚，整个田仓家族，都可能被逼得走投无路。在这新张之喜的重大日子里，她偏要成心给你闹个不吉利……

希 望：难道妈妈是出于如此居心？

道 子：（对希望）请你免开尊口！不要忘记，你是个与我家生意毫不相干的人！

〔希望沉默。〕

道 子：（对仁）我的话说错了吗？

〔仁杳然。仁的长子阿刚（28岁）闯了进来。〕

阿 刚：你们都在干什么？方才不是告诉过你们，车在等着嘛！

田仓仁：弄清是怎么回事了吗？

阿 刚：奶奶的事，别管她！少了她，没什么了不起吧？

道 子：对呀！岂有婆婆不到场就不能开业的道理？

辰 则：快些吧！

道 子：（对阿刚）幸子呢？……

阿 刚：在门口等着哪。

〔仁边走边对佣人文子（19岁）说。〕

田仓仁：假如老太太跟家里有什么联系，立刻通知给商店。

文 子：是！

道 子：（瞪仁一眼，对文子）那就拜托你看家了。

文 子：是！

〔一伙人仓惶出门，希望目送。〕

同前·田仓家阿辛的房间

〔阿圭独自静坐沉思。希望瞧着他。〕

希 望：（笑）你在这儿，干什么哪？

阿 圭：（蓦然清醒）……

希 望：回家吧！

阿 圭：嗯。

希 望：不必担心。你奶奶是有计划出走的。

阿 圭：嗯。奶奶不会去自杀吧？

希 望：（笑）啊！她若是想死，那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生来就是这样的禀性嘛。可若是别人叫她死，她才不去死哩。

阿 圭：也不会是被绑架吧？因为她是做好旅行的一切准备才走的。

希 望：你想到那些？

阿 圭：不，每当我在奶奶的房间，就仿佛看见了奶奶的心。

希 望：看见了？……

阿 圭：洞悉一切，（他盯着一个逗人发笑的古旧的偶人）这个偶人，奶奶非常珍爱。

希 望：爸爸懂事以来，就有它。

阿 圭：关于偶人的故事，您听说过吗？

希 望：没有……你奶奶是个不喜欢回忆往事的人。连苦难的经历，她都一概闭口不谈，一心朝前走。

阿 圭：……

希 望：对你讲过些什么吗？

阿 圭：没有……不过……（他吞吞吐吐地说）

〔希望盘查似地盯着阿圭。这时，文子探头。〕

文 子：沏好茶了，请到那边。

希 望：就要回去，不必费心。

阿 圭：好不容易来的，会留您吃饭的哟！（对欲去的文子）阿文，关于奶奶的事，你丝毫也没有觉察到一点什么吗？

文 子：是呀。昨天夜晚临睡之前，我还来请示，有什么吩咐没有。她象平时一样笑呵呵的，说没事。看样子并没有什么变化……今天早晨我很纳闷儿，总爱起大早的老夫人，怎么迟迟不起呢？我来一看，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

阿 圭：……

文子：最初，以为老人家是散步去了。可是，干等她也不回来，这才全都慌了神儿……可，今天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呀……怎么，老夫人真的是出走？

阿圭：这……（笑）说不定她会来个出其不意，现在已经若无其事地参加了开业典礼呢。

文子：是呀。老夫人被称为“经商神手”哪。（笑）那么，您二位为什么没有去参加开业典礼呢？

希望：（笑）咱爷俩和商场没缘哪！

文子：不是说“请诸位亲友光临”吗……八代先生不是老板的弟弟吗？阿圭又是老夫人心爱的孙子……

阿圭：（笑）那些家伙，请我，我也不去！

〔文子扫兴地注视阿圭。〕

田仓超级商场的门前

〔市长剪彩，田仓仁、辰则、阿刚等一旁站立。〕

〔众多的顾客等待着开业。〕

庆祝开业的宴会厅

〔田仓仁向市镇豪绅致意。〕

田仓仁：啊，到贵宝地经商，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多年夙愿。全靠市长和当地父老兄弟们的鼎力支援啰。

男甲：开业头一天就利市十倍，再好也没有了。嚯，恭喜，恭喜……

男乙：当地的商业街有很多业者反对。可也难怪呀。就凭这一番盛况，商业街的所有顾客都被吸引到贵宝号来了。

男丙：创建超级商场，对地方是一大贡献，对商业街也是一次促进。有鉴于此，我们才齐心协力，说服了当地的商人。

田仓仁：多谢！为了有利于市民，敝号将极力做好服务工

作。今后仍请诸位倍加提携。

〔随后，田仓仁把辰则、阿刚介绍给豪绅。〕

田仓仁：这是愚子阿刚，营业部长。这是儿媳幸子。（一见幸子领着的男孩）这是孙儿阿进，三岁啦。（对阿进）礼儿一个！……

〔阿进急忙鞠躬。〕

男 丙：有了这么英俊的儿孙，田仓家一定是福祿绵绵啰！

田仓仁：唉，几时才能出息成人……（笑看辰则）这是妹夫崎田辰则，是总务部长。

辰 则：有事少不了打扰各位。请多多关照。

田仓仁：（见阿桢）这是妹妹。

阿 桢：家兄和我丈夫，多蒙各位垂青……

男 甲：有令亲和令郎做左膀右臂，就加胆豪气壮啰！

男 乙：今天好象没有看见副经理……

田仓仁：是啊，老人家身体有点欠安……

男 丙：这可含糊不得。不管怎么说，令堂大人年事已高了嘛……

男 甲：久仰令堂有女中豪杰之誉，正想一睹芝颜，引以为快哪！

田仓仁：本想请家慈引退。再不叫她过上几天悠闲的日子……

画外音——这时，阿辛独自搭乘火车，向北方飞驰而去。驰向何方？意欲何为？……这，只有阿辛自己知道。

飞驰的列车

〔阿辛正襟危坐，向车窗外凝视。〕

八代家·阿圭的房间

〔阿圭呆呆地沉思。他突然起身走了出去。〕

八代家·希望的作坊

〔希望在凝神地旋转制陶旋盘。蓦然抬头，见阿圭站在那儿，便停了糖轳，凝视着阿圭。〕

阿 圭：给我点钱好吗？

希 望：……

阿 圭：十万圆上下。

希 望：……

阿 圭：即使一时回不来，也不要担心。

〔希望还在旋转旋盘，阿圭一直站在那里。〕

画外音——面对阿圭这突如其来的要求，希望摸不清儿子的心意。不过，做父亲的却也了解儿子他是不会无故提出这个要求的。

〔希望又在旋转旋盘，将刚刚制成却又不太中意的泥胎捏碎。〕

阿 圭：请原谅，打扰了您……

希 望：小崽子，真拿你没办法。（说着笑起来。）

〔阿圭注视着希望，霎时父子的两颗心相互沟通融合在一起了。〕

志摩半岛·田仓家

画外音——在志摩半岛拥有十六家联号的田仓超级商场，又在这个小城市里夙愿以偿，创设了第十七个商场。老母阿辛以八十三岁的高龄，还担任副经理之职。就在开业的当天，老人家突然出走了。尽管在家属们狐疑不安和阿辛虚席的情况下，还是举行了开业剪彩。但由于阿辛出走的原因，百思莫解，门里门外便掀起了种种波澜。

八代家·希望的作坊

〔希望默默地旋转着旋盘。——田仓初子(56岁)探头，见希望在干活，立即回避。〕

希望：(旋盘停止旋转)阿初!

初子：……? 不，你忙活吧。

希望：听到妈妈的消息了吗?

初子：阿祯来了电话，问是不是到咱家来过。

希望：阿初，有线索吗……?

初子：看来，到底真的是出走……?

希望：好象是。

初子：希望! 你去过田仓家吗? ……

希望：嗯。既然人家通知我们，就不该置若罔闻。你呢……?

初子：连家人都弄不清老太太出定的原因，正闹得全家人心惶惶。即使我去，又能顶什么用? 倘若叫人家抢白两句，那可划不来。我心想，到这儿来也许会听到消息……

希望：事情太突然，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恐怕还是跟道子闹意见了吧……

初子：(呵呵地笑)妈妈是个抢尖的人? ……儿媳的那些乱事，她从来都不放在心上……你和我都是妈妈一手拉扯大的，还不知道妈妈的为人?

希望：可是妈妈毕竟是个女人! 当初她也说：阿初结婚都不结，一直帮助妈妈到尔今，可是仁哥一结婚，她对道子有了顾忌，阿初成了被打发出来的人儿……到底还是……

初子：那是为我着想。我从小作妈妈的养女，被当成田仓家的亲生女儿养大。正因为这样，阿仁一娶了媳妇，我当然就成了多余的人……那时候，妈妈心想：“让阿初在人前低三下四的，太不忍心。”她说，“即使妈妈有个好歹，也得让阿初一辈子不依靠田仓，